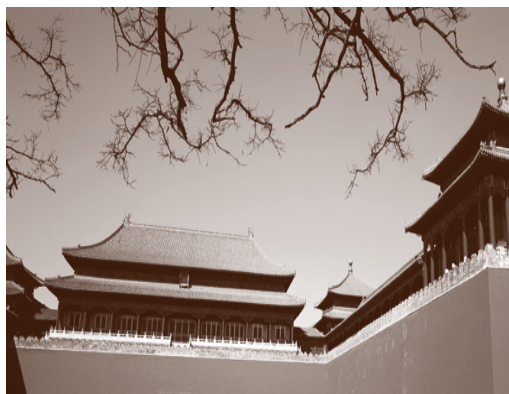




风 华 北 京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华北京 / 吉尔·印象编.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4

(名家人文地理)

ISBN978-7-5366-8533-8

I. 风… II. 吉…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6312号

名家人文地理

风华北京

FENGHUA BEIJING

吉尔·印象 编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陶志宏

责任编辑: 钟丽娟 江 萍

责任校对: 奇文云海工作室

装帧设计: 马晓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作

重庆出版集团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83千字

2007年4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978-7-5366-8544-4

定价: 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想北平 老舍 1

第一章 北平之恋：追忆悠悠京韵 4

北平之恋 谢冰莹 5

迷人的北平 林语堂 9

故都的秋 郁达夫 15

北平的四季 郁达夫 18

北平年景 梁实秋 24

第二章 皇家气度：往日的盛世繁华 27

天安门 张恨水 28

紫禁城——回顾与前瞻 侯仁之 30

春游颐和园 沈从文 35

秋游圆明园遗址 周沙尘 43

北海记游 朱湘 48

天坛幻想录 秦牧 52

我与地坛 史铁生 57

社稷坛抒情 秦牧 62

先农坛 许地山 68

第三章 历史遗痕：追寻遗存风烟 71

说居庸关 龚自珍 72

在长城上 叶君健 74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吴伯箫 78

卢沟桥的狮子 谢冰莹 81

忆卢沟桥 许地山 83

国子监 汪曾祺 87

游十三陵杂记 叶祖孚 96

九门之缘 周汝昌 98

第四章 京城剪影：一路蔓延的风景 102

陶然亭的雪 俞平伯 103

说京师翠微山 龚自珍 108

香山碧云寺漫记 端木蕻良 109

潭柘寺、戒坛寺 朱自清 114

什刹海梦忆录 朱家缙 118



第五章 人文北京：此情意味深长 123

一 背靠文化大殿 124

从红楼到未名湖——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曹聚仁 124

清华颂 季羨林 129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 余冠英 131

北京旧书铺 张恨水 136

忆厂甸儿 韩少华 138

二 聆听燕腔京韵 141

北京的曲剧 老舍 141

京戏 李书良 144

北平的地台戏 孙犁 149

皮影戏 金受申 151

三 触摸不灭的时代 154

文物建筑本身之保护及其环境 梁思成 陈占祥 154

闲说北京的“南城文化” 邓友梅 156

老舍先生 汪曾祺 159

梅兰芳故居 杨宝民 163

北京城杂记 萧乾 165

第六章 风情史卷：京韵京味自多情 173

一 胡同深处 174

胡同文化 汪曾祺 174

老北京的小胡同 萧乾 178

我爱北京的小胡同 季羨林 180

四合院“入门儿” 邓友梅 183

二 小吃巡礼 191

四时佳饌 汪曾祺 191

北平烤鸭 梁实秋 193

豆汁儿 梁实秋 196

忍冬话“涮” 陈建功 197

北平的巷头小吃 徐霞村 201

三 临街风情 206

北平的街道 梁实秋 206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 209

市声拾趣 张恨水 210

北平的庙会 张中行 212

跋：抚摸北京 刘心武 216



想北平

老舍

设若让我写一本小说，以北平作背景，我不至于害怕，因为我可以捡着我知道的写，而躲开我所不知道的。让我单摆浮搁的讲一套北平，我没办法。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我知道的真觉太少了，虽然我生在那里，一直到廿七岁才离开。以名胜说，我没到过陶然亭，这多可笑！以此类推，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可是，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要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作一件讨她老人家喜欢的事情的时候，我独自微微的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揭露在外面一些来。我之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啊！我不是诗人！我将永远道不出我的爱，一种像由音乐与图画所引起的爱。这不但是辜负了北平，也对不住我自己，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我不能爱上海与天津，因为我心中有个北平。可是我说不出来！

伦敦、巴黎、罗马与堪司坦丁堡^①，曾被称为欧洲的四大“历史的都城”。我知道一些伦敦的情形；巴黎与罗马只是到过而已；堪司坦丁堡根本没有去过。就伦敦、巴黎、罗马来说，巴黎更近似北平——虽然“近似”两字要拉扯得很远——不过，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是的，北平也有热闹的地方，但是它和太极拳相似，动中有静。巴黎有许多地方使人疲乏，所以咖啡与酒是必要的，以便刺激；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

论说巴黎的布置已比伦敦罗马匀调的多了，可是比上北平还差点事儿。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



^①土尔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旧称。现在一般译作“君士坦丁堡”。

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这种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经验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况且在街上还可以看见北山与西山呢！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此地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似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呀！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原载1936年6月16日《宇宙风》第19期）



第一章

北平之恋：追忆悠悠京韵

人有了回忆，便生发了思恋。有些东西分明已经逝去，却时时出现在眼前，看似姗姗而来，却又擦肩而去。陷入思恋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在思恋中，一切都很美好。正如郁达夫先生说的，对于一个已经化为异物的故人，追怀起来，总要先想到他或她的好处；随后再慢慢地想想，则觉得当时所感到的一切坏处，也会变作很可寻味的一些纪念，在回忆里开花。关于一个曾经住过的旧地，觉得此生再也不会第二次去长住了。身处入了远离的一角，向这方向的云天遥望一下，回想起来的，自然也同样地只是它的好处。谢冰莹先生说得更直白了：住在北平时还不觉怎样，一旦离开她，便会莫名其妙地想念起她来。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总觉得没有北平的好。



北平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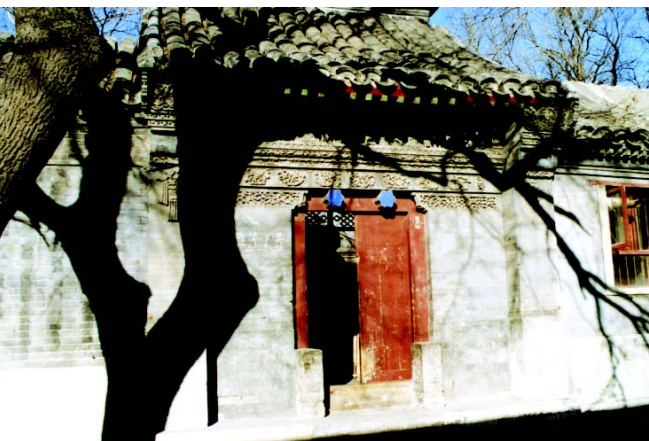
谢冰莹

凡是到过北平的人，没有不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离开北平以后，没有不常常怀念她的。

北平，好像是每个人的恋人；又像是每个人的母亲，她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魔力在吸引着每个从外省来的游子。住在北平时还不觉得怎样，一旦离开她，便会莫名其妙地想念起她来。无论跑到什么地方，总觉得没有北平的好，这原因，概括起来，不外乎下面两点：



第一，故都的风景太美了！不但颐和园、景山、太庙、中南海、北海、中山公园、故宫博物院、天坛、地坛……这些历史上的古迹名胜又伟大又壮观，使每个游客心胸开朗，流连忘返；而且整个的北平市，就像一所大公园，遍地有树，处处有花；每一家院子里，不论贫的富的，总栽得有几棵树，几盆花。房子的排列又是那么整齐，小巧。那些四合院的房子看来似乎很简单，其实很复杂；房子里面还有套房，大院子里面还有小院子，小院的后面还有花园。比较讲究点的院子，里面有假山，有回廊，有奇花异木；再加上几套古色古香的家具，点缀得客厅里特别幽静，古雅，所以谁都说北平最适宜住家。在胡同里的小院子里，你和孩子们一家过得很清静，很舒服，绝对没有人来打扰你；即使住在闹市附近，也没有那么多的车马声，传进你的耳鼓。



还有第二个原因：北平的风俗人情特别淳朴，没有上海、南京一带的喧闹，繁华；也没有青岛、苏杭一带的贵族化。在外表上，她是个落落大方，彬彬有礼的君子；在心里，她像一个娉婷少女，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但并不表现在外面。她生来和蔼诚恳，忠实俭朴。我爱北平等于爱我的故乡；甚至觉得北平每一个名胜古迹，每一条胡同街道，都特别富有诱惑性似的；也许这是我的偏见，而“北平真好！”这是谁也不可否认的！

没有到过北平的人，你如果和他谈及北平，他总要感到遗憾地回答你：“真可惜，我还没有到过北平”；或者说：“胜利以后，我一定到北平去看看。”

朋友，看了上面那些我恭维北平的话，也许你还不感到满足，那么我再举几个例子在下面吧：

你初到北平，下了火车，假若没有朋友来车站迎接你的话，那么第一个和你发生关系的，是头戴红帽子，身穿蓝背心的脚夫。出了车站，你得雇车；要是遇着车夫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对于街道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你必定停车去问警察。提起北平的警察，真是有口皆碑，谁都说他们是全国最有礼貌，最热心服务的模范警察；不信，你且耐烦地去找一本初小的第五册国文常识课本来看，第十四课就是《警察是好朋友》，里面写着北平的警察如何客气，如何叫你不感觉麻烦。你向他询问道路时，他会用手仔细地指给你向东向西；甚至告诉你，走多少步，有一间卖香烟的小店；再往西拐，是一家理发店；再往南拐，穿过什么胡同，就是××胡同；倘若老太太们向他问路，而且正遇着他不在站岗，他也许还要陪她走一段路，一直把她送到目的地为止。

至于他们查户口的时候，更有礼貌了。他们来到你的门口，轻轻地敲着门环，你没有听见，他再轻轻地敲几声，绝对不着急，不发脾气；他们进了你的院子，就站在那里微笑着向你问话；如果不是遇着大雨天，他绝不跑进你的客厅去的。你敬他香烟，他不抽；你给他倒茶，他也不喝，问完了他所要问的话，看完了他所要看的户口名簿册，主人盖好了章，他又谦恭地微笑着走了，临走时还像一个客人似的连声向主人说：“打扰了！打扰了！”

因此，住在北平的人没有惧怕警察的；他们好像是你的兄弟，你的朋友；但当他站在十字路口，手拿着指挥棍在执行勤务的时候，他是严厉的，认真的，丝毫不讲私情，只讲道理。北平的警察岗位很少，可是，谁都守法，依着红绿灯的指示或停止，或前进。西长安街和府石街口的十字路口有警察指挥楼一座，高高地悬在半空，交通警察坐在里面。我常常想：万一汽车压伤了人，等他下来，那凶手不知跑了几里了；然而你毋须杞人忧天，在北平绝不像在别处一样，一年之内难得有一两次车祸的；尤其不会有从车上把活人摔死的司机。好了，现在我再换一个题目，来谈谈风景吧。

秋天在北平是最适宜于游人享乐的季节，没有风，没有雨，太阳整天暖融融地照着；苍穹是那么高，那么澄清；浅灰的云，追逐着雪白的云，有时像在缓缓地散步，有时又像在相互拥抱。中午的太阳虽然也会晒得少女的脸上，泛起两朵红霞；一到傍晚，一阵阵凉风吹来，使你感到又舒服，又有点微寒。

漪澜堂和五龙亭以及沿着北海边的茶座，一到晚饭后，游客便坐满了。



他们有的陪着女友；有的带着全家大小，有的邀集二三知己，安静地坐着，慢慢地喝着龙井香片，吃着北平特有的点心豌豆糕，蜜枣，或者油炸花生；他们的态度是那么清闲，心境是那么宁静。年轻的男女们，老喜欢驾一叶扁舟，漫游于北海之上；微风轻摇着荷叶，发出索索的响声，小鱼在碧绿的水里跳跃着；有时，小舟驶进了莲花丛里，人像在画图中，多么绮丽的风景！

有时风起了，绿波激荡着游艇，发出“的冻”“的冻”的响声，年青的男女有的对着绿波微笑；有的轻吟低唱；有的吹奏口琴；或者哼着自己心爱的调子，他们真像天上的安琪儿那么无忧无虑，快乐非常。

北海是美丽的，醉人的，虽然经过几百年来的若干变化，她仍然丝毫无恙。极乐世界的佛像，还是那么端端正正地立在小西天，一个也没有损坏；九龙壁前还是站着那么多的游人在欣赏那精美的艺术；由漪澜堂过海到五龙亭去的游客，还是那么拥挤，忙得那些舟子们透不过气来；白塔更修理得壮丽了，粉刷得像琉璃世界；儿童体育场里充满了孩子们的笑声，也有不少成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微笑地望着孩子，他们有的在追寻自己失去的童年，有的在分享孩子们的快乐。

游罢北海，要是你还有兴致的话，你不妨再到东安市场去逛逛；这里又是另一番情调。摆在水果摊上的一串串像水晶似的大白葡萄；像玛瑙似的紫葡萄；粉红色的苹果；水泱泱的大蜜桃；二三十斤一个大西瓜；美丽的小沙果；新鲜的大红枣；又香又甜的良乡糖炒栗子……和冬天那些又好看，又好吃，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冰糖葫芦，真是应有

尽有；至于景泰蓝的艺术品，用玻璃做的各种玩艺儿，小姐太太们喜欢的那些扣花，耳环，更会令人看的眼花缭乱，恨不得把整个东安市场都搬到自己的屋子里来。

还有北平最大的特点，是全国文物的精华都荟萃在这里。你最好一辈子住在那儿，孩子们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可以在那里完成；毕业后，他们也不愿离开北平到别处去了。北平图书馆里的书，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你可以在那里埋头研究数十年，包你会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

上面我已说过，北平民风淳朴，我们不论在那儿做事或者住家，随便你穿什么破旧衣裳，绝对没有人耻笑你；出门你尽管安步当车；回到家来，尽管你吃棒子面、窝窝头，也绝不会有人奚落你；因此每个到过北平的人，不论贫富没有不赞美她，留恋她的。

迷人的北平

林语堂

北平和南京相比拟，正像西京和东京一样。北平和西京都是古代的京都，四周是环绕着一种芬芳和带历史性的神秘的魔力。那些在新都，南京和东京，是见不到的。南京（一九三八年以前）和东京一样，代表了现代化的，代表进步，和工业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而北平呢，却代表旧中国的灵魂、文化和平静；代表和顺安适的生活，代表了生活的协调，使文化发展到最美丽，最和谐的顶点，同时含蓄着城市生活及乡村生活的协调。

假使你问一问某个人，他是对北平和南京都熟悉的中国人，究竟他是喜欢其中那一处；无疑的，他会回答北平是他最喜欢的居处。这也是无论什么人——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的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除了巴黎和（传说）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理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



北平是像一个宏大的老人，具有宏大而古老的人格。城市是和人一样的，也具有他们不同的品格。有些是卑贱的，褊狭，古怪，和考究；有些是慷慨，宏伟，大度，和同仁。北平是宏伟的。北平是大度的。它容纳古时和近代，但不曾改变它自己的面目。

年轻的“密司”们穿着高跟鞋，偕了穿木屐鞋的满洲贵妇并肩走过它的身边，但北平并不理会这些。老年的画家，生了白色伟大的长须住在那里，并且穿过青年大学生所住着的公寓的院子，但北平也不管这些。

在这巍然的北京大旅社后面，是一条狭胡同，那里进行着的生活，正如一千年前一般——有谁注意呢，离开协和大学不远的地方，是许多古玩铺，一群群的古董商吸着他们的水烟袋，依照着古代的方法做买卖——有谁注意它，你尽管穿你自己爱好的服装，选用你自己喜欢的酒店，享受着你自己的癖好，或是追求爱情和美丽，以至真理，实习踢毽子或玩着“梵哑铃”——但有谁注意呢？

北平像一棵高大的古树，根是深入在地下层，而获得所滋养的，数百万的昆虫，生活在它影蔽的下面，也有些在树叶和枝干里面。这些昆虫怎能知道这树有多少高大，生长是怎么快，深入地下的有多远，住在这另一树枝上的又是那是什么昆虫，一个住在北平的居民，他怎会说述这样古老这样宏大的北平历史呢？

没有谁能感觉到，他已知道北平的整个了。住上十年以后，也许有时发现小胡同中的一个怪癖的老年人，而抱恨着不能和他早些会晤；或是一个年老的高尚画家，裸着大肚子坐在大槐树下的竹椅上，拿着蒲扇而做着甜蜜的梦，或是一个玩毽子的老手能使毽子在他的头上一寸一寸的高跳，又平稳地落在他背后的鞋底上；或是剑客的尚武会，或是儿童的戏剧学校；或是旗人出身洋车夫的满清王族的子弟；或是一个从前帝制时代的官吏。谁敢说他能完全了解北平呢？

北平是一个宝石城，正像一个人的眼睛从没有见过的宝石城相同。这里有一个金色

和紫色及蓝色的王家屋顶、有宫殿、亭阁、湖池、公园和王孙私人花园。这里有一串西山的紫边，和玉泉的蓝带，中央公园，天坛和先农坛俯视着人类所种植着数百年的古松。在这城里，有九个公园，三个王家湖泊，是以三海出名的，现在都在公开展览了。而且北平还有这样蔚蓝色的天和这样美丽的月色，这样多雨的夏天，这样爽快的秋天，和这样干燥晴朗的冬日！

北平正像一个帝王的梦，有宫殿、花园、百尺林荫地、艺术博物院、专修院、大学、医院、庙寺、宝塔，街上陈列着艺术铺和旧书店。北平更像一个饕餮家的乐园；开设了几百年酒馆挂着古老被烟熏黄的招牌，古怪的酒保，肩上搭着一条手巾，完全学习着专制时代传说中的旧礼节而招待高级的官僚。这里是一个贫民杂集的地方，每一个相邻的店铺，肯借钱给贫苦老弱的居民，小贩在廉价出售他的珍玩，茶馆里的茶客也可以泡一壶茶而消磨整个的下午。



北平也是商人的乐园，这里充满着中国古代的手工艺品——书籍、画帖、印刷、古董、刺绣、玉器、景泰蓝、瓷器、灯笼。在这些地方，你可以足不出户而买得所要的东西，因为商人常是带着他们的商品到你门前来兜售的。在清晨里胡同中充满了最迷人的音乐，那便是小贩叫卖声。

北平是清静的。这是一所适于住家的城市，在那里每一所的房屋有一个院子，每一个院子中有一个金鱼缸和一棵石榴树，那里的蔬果是新鲜的，要生梨有生梨，要柿子也有柿子。这是一个理想的城市，那里有空旷的地方使每个人都得到新鲜的空气，那里虽是城市——却调和着乡村的清静，街道，狭胡同，运河。这样适当的配合着。使人们得能找着一果园或是花园的余地，在晨光熹微中，种植着蔬菜，还同时可以望见西山——而离开巨大的百货商店，也不过一箭的远近。

这里也是复杂的——有复杂的人类。律师和犯人，警察和侦探，窃贼和窃贼的保护人，叫化子和叫化头脑，有圣人、罪犯、回教徒、西藏的驱鬼者、预言家、拳教师、和尚、娼妓、俄国和中国的舞女、高丽的走私者，画家、哲学家、诗人、古董收藏家，青年大学生，和影迷。还有投机政治家，退隐的旧官僚，新生活的实行者，神学家，曾为满清官太太而沦为仆役的女佣人。

这里也是多色彩的——有旧的色素和新的色素。有王家宏大的，历史时代的，和蒙古平原的色素。蒙古和中国的商人带着骆驼队从张家口和南口来进入这有历史的城门，有数里相接的城墙，四五十英尺阔的城门。有城楼和鼓楼，那是在黄昏时报告给居民听的。有寺宇，古花园，和宝塔，那里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棵树，以及每一座桥都有历史和古迹的。

这些都是使北平成为一个居住的理想城市了，我再简单地指出三件来：第一，是建筑；第二，是生活的方法；而第三，是人民。

北平城建筑于十二世纪时代的，但现在的形式，却是在十五世纪初明朝的永乐帝所建造成——永乐帝也是重修长城的一个——深具着伟大帝王的气象。南面的城为外城，比北面的内城略为小些，从内城最外面的地方，那是南门；从那里起，有五里多的长度，穿



过了一重重的城门，而到达中央的皇宫所在地。

内城的中央，是皇城，四围修筑着堞壕和城墙，盖着金色的瓦片，背部是枕着煤山。城中有五座宫殿，在虹色的屋顶上，铺着闪眼的明瓦。在煤山上，可俯视城市的中央部分，附近的是鼓楼。皇城的西面和西南面是三海，以前是王家游息的私湖。

城里有两条平行的大道，成为城市的主要轴心，在东城的是安定大街，在西城的是宣武门大街，每条街有六十尺阔，在皇城前面把这东西两条大街连接起来的是天安门大街，阔度在百尺以外。外城南门郊外大街的两旁，是天坛和先农坛，那是帝王们常用以祭祀而祈求丰年乐岁的庙。

中国人所具建筑美术的概念，不是纯取崇巍而是采取静朗的，像皇宫的屋顶，多是低阔的式样。这说明了除帝王以外，没有人可享用两层以上的房屋，于是他的效能却显着惊人的地位了。

沿着中央道衢观察北平，那首先要穿过接连不断的拱形城门，然后到达皇城的宫殿，游客们常可在蔚蓝的天空下，见到闪耀着金色瓦片的皇宫屋顶。景象是十分动人的。

但是使北平成为这样动人的，还是在于生活的方式。因为组织得这样好，所以即使住在闹市附近，也能有平静闲逸的享受。生活费是低廉的，生活的享受却是舒适的。官僚和富人能在大酒楼宴饮，穷苦的洋车夫也能用两个铜板去买油盐酱醋以外，还加一些香料的菜肴。不管一个人住在哪里，在他住宅邻近总不会没有肉铺，酒店，和茶馆的。

你可自由地，十分自由地寻求你的学业，你的娱乐，你的嗜好，或是你的赌博和你的政治生活。没有人来干涉，也没有人来注意，你穿些什么，或是做些什么，没有人会顾问你一句话。这是北平的宏大和世界化。你可和圣贤或犯人做朋友，就是赌博或学者，画家或政客，任你自己愿意就行。假使你有做帝王的意念，你不妨到皇宫里的龙座上去徘徊一下，消磨整个上午或下午，使你做帝王的幻想，也可以实现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诗人，你更可在城中几个公园里选择任何一个去徘徊散步，或是在茶桌边消磨整个的下午。在松树下面的竹椅上靠了或是斜依在藤榻里，这样总共也消费不了两角半钱的。而且你也一定不致为常带笑容，有礼貌的茶房所怠慢。